

陳氏通鑑續編

六

仁宗

漢書門類	二一八六
函號	九
架	九
冊	二四

漢書類	二一八六
冊	二四
架	九
函	一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86
	冊數	24	(6)
	函號	架	51
			3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通鑑續編卷第六

淺草文庫

皇帝天祐元年

契丹太平三年

春二月行崇天歷

同天役人張奎運所

罷權茶行射法

初權茶之法擇要害之地置權貨務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其淮南

也造新黃廬舒光善六州官自為場置吏謂之山場凡十三所

悉市之其雋于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凡所

歲輸稅額折茶者謂之折稅茶其出納皆就本場而官所

收茶稅送六權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其

利既博商賈爭轉致于西北天禧末乃禁茶出境凡民茶

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者沒入之計真論罪國戶由

是輕毀欺茶樹是歲命李諮等較鹽茶礬稅歲入登耗更

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總之請行

官貼射法于淮南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而官

通鑑續編卷第六



收其息且如粥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  
 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以防私售其  
 負數如商人入息其入錢以射六權貨務茶者如夏五月  
 舊制豪商大賈不能有所輕重反爭言其不便矣夏五月  
**行陝西河北入中芻糧見錢法**饋餉乃令商人入芻糧於  
 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請  
 末鹽官私便之至道初楊元恭為江淮兩浙制置茶鹽使  
 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自粥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  
 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粥鹽得實錢而茶無滯積  
 然商人急於得鹽而鹽不可復得其輸邊粟者持交引詣  
 京師坐買置鋪隸名權貨務之家轉粥茶貨而去及西北  
 通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漸減而交引積故商旅所改既以茶  
 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者價愈賤商人病之景德中鹽  
 期于數年之外京師收引者價愈賤商人病之景德中鹽

鐵副使林特崇儀副使李溥上茶法二本三策令商人  
 舊引千貫者令歲入新引二百張五歲則新舊皆足  
 權貨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到至先後為次  
 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使齎券詣官率多先焉初禁  
 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既而商利浸薄陝西  
 引益賤入中者日少邊備不給茶法亦壞是歲改行貼射  
 法令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其遠近量增  
 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虛估之弊  
 稍秋九月馮拯罷意然自奉侈靡外云儉陋人不能知也  
 至是以**以王欽若平章事**冬十一月置益州交子務  
 疾罷**以王欽若平章事**冬十一月置益州交子務  
 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  
 乃取號曰飛錢太祖因其制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  
 大中祥符四年張詠知益州患蜀人識錢重不便貿易設  
 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  
 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稍衰  
 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鼎張若谷請置交子務



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作奉真殿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為額

二年契丹太春二月契丹改鴨子河為混同江。秋八月

帝臨國子監謁孔子。冬十一月立郭氏為皇后后平盧節度使

崇之孫女也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

三年契丹太秋九月契丹主如燕契丹雖立五京而往來無恒月至是次南京宴

于內果園燕人聚觀爭以土物來獻契丹主禮高寒惠餘

寡賜舖至夕六街燈火如畫士庶嬉遊焉求進士得七十

二人命賦詩第其工拙以張昱等十四人為太冬十月以

晏殊為樞密使。十一月復權茶罷沽酒法商賈以貼射利薄而

論者謂邊疆饋見越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不依會

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而邊官行後茶積李詒具新法

之便庫有增緡邊餽儲積二府亦言滯積之茶乃累年衰

敗者新法之利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

賈利於復故欲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游說願力

行交母為流言所易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

奭等言財射之法善者歸商細惡入官故人莫肯售且園

戶貧弱力不能給故歲輸不足今使入息煩擾益甚不可

不革遂罷非射法官復給水錢市茶商人入錢以善之茶

法復王欽若卒帝謂輔臣曰欽若又在政論觀其所為真

年劉承珪同惡時稱五十二月以張知白平章事張耆為

樞密使耆即張昞也太后熈時嘗寓受家

丙寅

四年契丹六年春三月契丹阻下叛契丹西北恒為党項阻

通鑑編卷下

三



夏六月京師大水

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方晨朝未入有旨

放朝王會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媿服

秋九月以周後柴元亨為三班奉職

從元亨世宗孫也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五年契丹太平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

遂御天安殿受朝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不以謙全殊怒以笏撞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之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教尚風節每論朝廷利以夏竦為樞密害感激思奮殊深器之薦為秘閣校理

副使

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交結任勤傾側由是以此姦邪目之

學士孫奭上無逸圖

奭侍講久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畫書無逸為圖以進帝命

施于講讀閣下

六年契丹太平八年春二月張知白卒

知白為相慎名器每以盛士然體素羸憂憂日浸在中書忽感

風眩與歸第帝臨問疾已不能言三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以張士遜平章事

姜遵為樞密副使夏五月楚王元佐卒

趙德明使其子元昊襲會州取之元昊小字

毅多大略善騎射始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樓上置法律帶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稱帝也元昊為皇太子焉



七年

契丹大春正月晉利用罷時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

以勳蓄自恃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怨之太后

亦嚴憚利用每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篠前或以指爪

擊帶鞋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尔耶太后

領之會利用從子沛為兵馬監押於趙州被酒衣黃衣令

人呼萬歲帝聞沛死內侍羅崇勳江德明請罪利用

后問諸執政眾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育子

為之利用強橫今何辭也曾曰利用素恃恩益常以理折

也今加以少釋乃罷為衛將軍二月魯宗道卒時高小臣方

太后意武后故事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

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

慈孝寺欲乘大安輦先帝而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

道也后遽命輦後乘輿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

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執袴子弟得以恩澤慶耶曹利用

侍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

取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張士遜罷罷士遜在政府無

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體也張士遜罷罷士遜在政府無

和鼓目之至是以呂夷簡平章事夷簡為知政事既罷佐

以救曹利用罷以呂夷簡平章事夷簡為知政事既罷佐

為樞密副使○以薛奎參知政事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

奎諫曰陛下宜勸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誠無事然宴

襄陽自殺

復賢良方正等科

之復賢良方正等科

死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澆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

者故及於禍然居位忠蓋有守終始一致死非其罪開科



科沈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其法先  
以藝業上之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秘閣中格進帝而親  
策夏四月南平王李公蘊卒以其子德政為父陞郡王封  
公蘊南

越王 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應宮災 丁未夜中宮內火  
官屋盡燬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  
尊天奉道故竭天下之力成此官令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  
二小殿存尔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燼之也  
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  
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矣非所以祗天戒也中丞王曙亦  
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  
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實天災不  
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而下詔不復  
繕脩以二殿 王魯罷 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魯執不可  
為萬壽觀 王魯罷 及長寧節上壽又止供帳便殿太后  
已不悅魯復以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多裁抑秋七月  
之太后滋不能堪會玉清昭應宮災曾以首相免

罷諸官觀使。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以陳堯佐王曙  
參知政事夏竦為樞密副使。契丹大延琳據遼陽以叛

冬十月契丹華爾穆帥師討之 自冊以來遼東無權酷  
相繼為戶部使始以無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存饒戶部  
副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詣海爭者漕粟以振之水路  
艱險多至一覆沒鞭朴榜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  
延琳因之為寇遂囚留守蕭孝先以其妻南陽公主殺韓  
紹勳王嘉等以快衆情潛號興遼改元大愛副留守王道  
平踰城走錫契丹主於羔嶺告變契丹主徵諸道兵命南  
京留守燕王蕭孝穆為都守十一月丁亥日南至帝朝皇太  
統以討之延琳嬰城固守十一月丁亥日南至帝朝皇太

后于會志于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會寧殿遂肉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百家人禮與百官

會寧殿遂肉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百家人禮與百官

會寧殿遂肉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百家人禮與百官

會寧殿遂肉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百家人禮與百官

會寧殿遂肉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百家人禮與百官

會寧殿遂肉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百家人禮與百官

會寧殿遂肉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百家人禮與百官

會寧殿遂肉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百家人禮與百官

會寧殿遂肉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百家人禮與百官

會寧殿遂肉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百家人禮與百官

會寧殿遂肉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百家人禮與百官

會寧殿遂肉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百家人禮與百官

會寧殿遂肉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百家人禮與百官

會寧殿遂肉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百家人禮與百官

會寧殿遂肉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百家人禮與百官

會寧殿遂肉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百家人禮與百官

會寧殿遂肉御大安殿以受朝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  
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奉親于內自百家人禮與百官



同列此画而朝之可乎法以正法後世也帝不納既又  
上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趙之端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以周後柴詠為三班奉職德廣其氏子姓十一人官及賜  
世宗後一人著為全

下册

八年契丹天春二月詔梁唐晉漢周朝三品以上官子孫

依律叙蔭告身不存者不預御史臺主夏五月賜信州龍

虎山道士張乾曜號澄素先生後漢張道秋八月罷權鹽

法復通商自諸國降附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其解池引水

末鹽初皆通商貿易咸平中梁鼎始請自粥解鹽未幾以

公私煩擾復舊商販帝初即位計置司議茶鹽利害茶

未辛

九年契丹太平十一年六月夏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太子

遇制舉則試焉高麗來貢

馳告者積曰東頭西頭蓋意

初置武舉其法先閱騎射而

姜遵卒以趙稹為樞密副使時政出宮掖稹厚結劉美

契丹蕭耆勣執大延琳以歸九月

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于京師權

貨務給鈔受鹽于解契丹蕭耆勣執大延琳以歸

池而申私販粥之禁契丹蕭耆勣執大延琳以歸

御史中丞王隨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曰方禁商時

伐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

差帖額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

船運有沉溺之患網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

生重髓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

富家多藏銀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以助經

費四利也歲減監官兵卒哇夫傭作之給五利也於是詔

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于京師權

貨務給鈔受鹽于解契丹蕭耆勣執大延琳以歸

池而申私販粥之禁契丹蕭耆勣執大延琳以歸

契丹蕭耆勣執大延琳以歸九月



宗真立其母蕭耨斤自為太后治國事

三月契丹主如長春河有疾六月殂

于大福河之北太子宗真立其母蕭耨斤自立為皇太后聽政聖宗理冤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勲勞振貧乏弭兵以息民諉科以取上政令契丹太后耨斤遷其主母平壹國以富強契丹之賢主也

齊天后蕭氏于臨潢

初聖宗疾革元妃蕭耨斤晉齊太后曰老物寵亦有既耶令左右扶后出

官於是護尉馮家奴喜孫等希耨斤旨誣齊天后弟北府宰相蕭浞卜詳穩蕭匹敵謀逆耨斤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契丹主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斤曰此若在恐為後患契丹王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秋七月王隨等如契丹致祭王驪梅詢弔慰范諷賀即位孔道輔賀其太后冊禮契丹安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艷然徑出主客者固邀道輔還坐且令謝契丹主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因酌大危謂曰冬十月罷朝天寒飲此可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

冬十月罷朝

林學士宋綬

時太后專政綬以為言故罷之

契丹使耶律蕭等來

耶律蕭等謝弔慰

高德順致遺物耶律遜耶律元謝賀即位及太后冊禮

十二月契丹封李德昭子吳

為夏國公以女歸之

明道元年

契丹重熙元年

春正月契丹主帥群臣朝其母

契丹太后專決

國事契丹主不得預聞至是御正殿受契丹主及群臣朝

二月以張士遜平章事

真宗婉儀李氏為宸妃是日卒

婉儀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已子與楊太妃

保護甚至帝亦盡孝道所以奉太后太妃者無不備而儀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婉儀所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遜位宸妃是日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



簡時為首相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后復獨立  
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  
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  
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  
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  
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  
勿謂夷簡不道及三月契丹太后稱斤弒其主母齊天后  
也崇勳如其言

蕭氏于臨潢太后慮契丹主懷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意  
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死可乎秋七月王曙罷  
使者退比復至則后已殂矣謚曰仁德

八月以晏殊參知政事楊崇勳為樞密副使○以吐蕃  
唃廝囉為寧遠大將軍○宮中火詔求直言

唃廝囉為寧遠大將軍○宮中火詔求直言  
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啓輔臣請對上御拱宸  
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拜上使人問其故曰宮中

有變群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  
多引宮人屬吏衛中蔣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  
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官人是重天譴也程琳亦以  
為言上為罷獄詔群臣直言闕失丁卯大赦殿中丞滕宗  
諒秘書監劉越請太后九月復作受命寶帝寶為宮  
還政以答天譴不報

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以其子元昊為定難節度使西平

王德明卒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即遣樞密授元昊三  
使封西平王元昊數諫其父母母臣宋德明輒戒之曰  
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家惡也不可負元  
昊曰衣皮毛事畜牧善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  
絳為旣獲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始衣白窄衫纒冠紅  
裏冠頂後無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十日九日則見官  
屬傲中國置文武班立蕃學漢學自中書令宰相使  
以下皆命漢人為之以衣冠乘色別士庶貴賤每舉  
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若問所  
見擇取其長進父諱改明道為顯道稱於國中謚德明為



太宗光聖皇帝諱號嘉慶追尊遷廟太祖廟號武宗 契丹冊李元昊為夏國王○

以楊崇勳為樞密使

二年契丹重春二月皇太后有事于太廟太后欲被服天

廟薛奎為初獻皇太妃為亞獻皇后為終獻禮畢群臣上

太后尊號曰應元齊聖昭獻帝耕籍田大赦○三月皇太后

功崇德慈仁保壽皇太后帝耕籍田大赦○三月皇太后

劉氏崩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

曰其在衾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止以此

服歛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

后稱制十二年雖政出官閣未肯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

族人御食必易以鉅口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常服純

繡練裙侍者見帝左右簪珥珍麗效之后戒曰彼皇帝

嬪御飾也汝安得學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后櫛于

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緯還京言在庾有出

廢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閉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

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

任宦者羅崇勳由此勢傾中外尊皇太后楊氏為皇太后太

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 尊皇太后楊氏為皇太后太

遺誥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議國事閣門趨百僚賀

御史中丞蔡齊日臺吏母追班而入白于執政曰上春秋

富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

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

訓導錢紳

酉祭



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或飭曹琮等如契丹告哀

致遺物吐蕃喃斯羅徙居青唐溫道奇因喃斯羅于寔中

人出之喃斯羅因集部眾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

佐范雍趙稹晏殊罷帝與呂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

退以語皇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

事由郭后出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矣以李迪平章

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簽書樞密院

事○追尊生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荆王元儼為帝言陸

死以非命帝始知為宸妃子因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

為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

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陪葬于永定陵契丹使耶律

壽寧來祭奠耶律卿寧耶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八月以宋綬為端明殿學士

復文明為端明置學士在翰林侍講學士冬十月葬莊

明肅皇后○張士遜楊崇勳免士遜為首相無所建明會

后冊退而入慰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勳以呂夷簡平章事

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初德



且臣不學不足以當大事帝遣使者趣入院由是眷注益隆十一月贈寇準中書令

詔自今宰相不得進擬臺臣帝曰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有是詔

十二月薛奎罷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嘆咤不食家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

後世廢皇后郭氏為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黜御

史中丞孔道輔等十人于遠州時尚美人揚美入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

於上前有侵后語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頸

上大怒內侍闢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帝以瓜痕示執

政帝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

廢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

臺諫章奏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庠

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揚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

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

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

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

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

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

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等皆知遠州

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

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至是名益重

成甲

景祐元年契丹重熙三年春正月以賈昌朝等為崇政殿說書侍

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

等自代遂特置說書四人日輪入直祇候焉昌朝誦說尤

為明析帝二月罷書判拔萃科夏五月契丹太后蕭氏

有罪遷于慶州契丹主始親政立重元為太弟契丹太后

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于契丹主遂於太

后符璽而遷之於慶州七栢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為皇



太閔六月毀無額僧舍。秋八月王曙卒。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唐官

自損抑然溺於浮圖。以王魯為樞密使。詔淨妃郭氏。

居瑤華宮。詔淨妃出居瑤華宮廢美人尚氏為道士居真宮安置美人楊氏于別宅尋賜淨妃號金

教主冲靜元師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吞之辭甚悽惋帝益悔恨焉。九月李晉氏

皇后彬之孫也趙元昊反寇環慶州。元昊改元開運或告石晉敗亡之號也乃改

二年契丹重熙四年春正月作通英及延義閣。詔蔡襄寫無逸篇千通英閣之屏

二月育汝南郡王允讓于宗實于宮中。允讓太宗之孫父有儲嗣取宗實入宮命李迪罷。以王魯平章事蔡齊盛

皇后附鞠之生四年矣李迪罷。以王魯平章事蔡齊盛

參知政事王隨李諮知樞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院

事。趙元昊寇慶州。慶州柔遠砦蕃部巡檢寇通攻後橋諸砦破之元昊遂以執仇為名入寇

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峰伏兵發執宗矩去久之始放還秋九月

李照進新雅樂。初判太常寺燕肅乞以王朴所造律準考定樂器帝乃命李照言王朴律準視古

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昔伶倫截竹為律神瞽協其

中聲然後聲應鳳鳴此不刊之法也。臣請依神瞽律法試

鑄編鐘一簣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乃下潞州求上

黨羊頭山拒黍懷州河內縣取葭草遂以繼。系尺制律

呂以定樂。樂成進之。雖律應古音而所造鐘磬才中大簇

樂與器自相矛盾議者非之。乃復命官較焉。而詔天下有

深達鐘律音者所在以聞。於是知杭州鄭向薦。十一月

鎮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十一月廢后郭氏薨。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后居瑤華帝嘗密遣

通鑑綱目卷之六

十一

訓導錢中



見召者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乃止屬小疾帝遣入內都  
知閣文應揆鑿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  
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斂葬而傳謚冊  
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寘之

月加喃厮囉保順軍留後。詔孔宗愿龍壽之宣公宣自文

聖佑平無子除襲封者且十年衛真令顏太初  
言于蔡齊齊白于帝故有是命宗愿聖佑弟也

三年契丹重春二月詔胡瑗阮逸較定鍾律  
命改作之瑗以橫黍累尺及成則律圍徑與古不合瑗以

環為校書郎逸知城父縣而遣之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  
樂而罷李三月罷榷茶復行貼射法

甚李詔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乃訪利害於商人遂罷  
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官榷茶法如天聖元

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舊必得交引錢之保任并  
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

猶留為茲令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  
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三說法者募商人入中

芻粟於邊給券以茶償之又益夏五月貶權知開封府范  
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齒也

仲淹及雋皆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脩于外詔戒

群臣越職言事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  
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

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  
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

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  
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

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臣抵議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  
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

下家法夷簡訴曰仲淹越職言事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  
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

上言曰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  
訓導錢紳

通鑑綱目卷六



陸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  
 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履疎漢皇吳主勲聞警毀兩用無  
 精豈損命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  
 請改前命疏入靖坐落職監錫州酒稅館閣坊劫尹洙上  
 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  
 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慶州酒稅  
 館閣校勘歐陽脩貶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救謂其不復  
 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脩坐貶夷簡令館閣校  
 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脩而譏若訥人  
 士傳寫粥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  
 州館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夷簡旨請書仲淹  
 明黨揭之朝堂以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秋七月置大  
 宗正司。八月班民間車服之令。冬十月契丹主試進  
 士于元和殿。九月契丹主獵黃華山獲熊三十六十月幸  
 試進士于廷賜馮立趙徽四十九人及第以立為右補闕  
 徽以下皆為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遂大宴契丹御試進

士自始丞相張倫等又請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莊惠  
 幸禮部貢院歡飲至暮而罷

附葬永李諮卒諮明辨知務在樞府慎以王德用知樞密  
 定陵爵賞抑僥倖號為稱職

院事章得象同知院事。折惟忠卒以其子繼官權知府

州事。遼中書令張倫致仕倫居相位二十年清約謙慎

四年契丹重春二月祠赤帝于宮中祈嗣夏四月呂夷簡

王魯宋綬蔡齊罷初夷簡事曾甚謹曾亦力薦其才遂至

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  
 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耶時外傳王繼明納賂夷簡  
 曾西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與曾交論帝前曾  
 語屈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  
 綬惟盛度不得志於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齊間有異  
 綬惟夷簡之是而度依違其間事多不決及是帝問度曰



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必腹之事臣不得而知  
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薦齊  
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曾性資端厚在朝廷  
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  
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  
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怨將誰歸耶仲淹  
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少太后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  
言以立于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帝德日就太后  
亦全令名曾可謂社稷之臣矣以王隨陳堯佐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

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駿同知院事○趙元昊侵

吐蕃遂取瓜沙肅州元昊遣其令公蘇奴兒將兵攻喃厮

自帥眾攻猫午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  
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屠斃部將安子羅  
以兵絕歸路元昊晝夜角戰二百餘日子羅敗元昊乘勝  
遂取瓜沙肅三州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蓋會勝甘

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  
依賀蘭山為固地方萬里地饒五穀宜種麥始大建官置  
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眾自河北至午臘萬山七萬  
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山等  
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  
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蕃回紇賀蘭駐兵五  
萬靈州五萬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為鎮守總勝兵五十餘  
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平夏兵不在其數也選  
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為十部  
談十六司于興州以總庶政改元大慶元昊自製蕃書形  
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復以教國人紀事冬十二月并代忻州地震吏民壓  
死者二  
萬二千三百人傷者五千  
六百人畜擾死者五萬餘

寶元元年契丹重熙七年夏景宗元春三月王隨陳堯佐

韓億石中立免隨為相無所建明而數與堯佐億中立爭



立非輔弼才億子綜為群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為代  
遂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

云以張士遜章得象平章事主驥李若谷參知政事王博

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臨朝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群臣邪正朕皆默識卿清忠無所阿附又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夏四月王博文卒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詔戒百官朋黨中外論薦范仲淹者衆帝謂張士遜曰向朕仲淹為其密請建

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趙元昊稱帝國號曰

夏元昊遣使請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遂與諸酋

遣使奉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極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

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郡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必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

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

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伏望許以西

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敷歡好謹奉表以聞十二月以夏竦為涇原秦鳳

路安撫使知永興軍范雍為鄜延環慶路安撫使知延州

備元加喃厮囉保順軍節度使遂川大首領自西京為李繼遷所陷

羅支舊部往往歸喃厮囉回紇降者復數萬喃厮囉唐青

是富強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喃厮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立大功

二年契丹重熙八年夏四月募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五月王



德用罷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

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又有言其市馬府州者上

其券乃市於商人言者猶不已乃降知隨州家人惶懼德

用舉止言笑自若六月詔削趙元昊官爵屬籍正月元昊

惟不接賓客而已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趙

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

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已偕與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

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能報而下詔削奪

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之者即授定難節

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齊嬖書納旌節及所授敕若置

神明匣留歸孀族而去朝以夏守贊知樞密院事秋七

月以夏竦知涇州兼涇原秦鳳經略安撫使朝廷遣轉運

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繼捧入朝之後曹光實掩襲之餘

遁逃窮蹙而太宗累歲不能剿滅先皇帝鑒追討之弊戒

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也然拓跋之境

自靈武陷沒之後銀綬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侵屬

者不過河外小羗尔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

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

勇怯可知也繼遷窟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

分兵深入糶糧不支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賊避其

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



友以疎 契丹主迎其太后于慶州 太后居慶州五年契丹  
 為怯 京事之益謹 冬十一月盛度程琳免 時有告開封府吏馮  
 而後常不憚 戩窮治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琳坐令  
 士元市材木買婦女等事初張遜有第在武成坊遜曾孫  
 借宗室女所出也年才七歲家貧不自給乳媪擅出券鬻  
 第林欲得之使士元密諭媪以借幼宜得御寶許粥乃售  
 媪以宗室女故入宮見太后得御寶琳遂市取之於是士  
 元派海外度知揚州琳知穎州而御史中丞孔道輔天章  
 閣待制龐籍等十餘人皆坐朋黨免官補外初張士遜惡  
 琳而疾道輔之不已附也欲去之會士元獄起士遜謂道  
 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盍見上辨之道輔不悟  
 入言于帝曰琳罪薄不足深治也帝怒道輔始知為士遜  
 所賣至鄭州 以王駿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 天聖中  
 發憤而卒 丹過真定時曹瑋為總管 駿見之瑋從容謂曰君異日當  
 柝用願留意邊防駿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  
 人以馬推舟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才十餘諫  
 曰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為非  
 亦又從而殺之失眾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  
 視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駿未以其言為然及在樞府帝數  
 訪以邊事駿不能對始歎瑋之明識 折繼宣有罪貶為楚州都監以其弟繼

辰庚

國權領府州事 繼宣苛虐培克 種世衡帥師城青澗 廊州  
 種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  
 之以當寇衝右可回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比可圖  
 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  
 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  
 工辭不可穿世衡命肩石一畚酬百錢卒  
 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  
 康定元年 契丹重 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除越職言事  
 之禁 正且日食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  
 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



而開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元昊寇延州

言事獨因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延州

執副總管劉平石元孫以歸二月癸亥范雍知安州延州當

入之衝地開而若柵疎土兵寡弱又無宿將至是先遣人

通款于范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

延環慶副都總管劉平衙門元昊既破金明若執都監李

士彬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守城兵才數百雍閉門堅守

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

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

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撫萬俟卨各將所部兵

分屯外境范雍皆召還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

行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向有頃敵兵涉

水為橫陣郭德威擊退之敵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却之奪

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左耳右脛皆中流矢日暮戰

士上首功及其獲馬平曰戰方急尔各誌之皆當重賞汝

語未已敵以輕兵薄戰官軍引却二十步黃德和居陣後

望見軍部率麾下走保西南山眾從之皆貴平遣其子

孫馳追德和執營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敵奈何先奔德

和不服歸馬還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

關三日敵退還水東平率餘眾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敵

夜使人叩柵問大將安在士不應復使人偽為戍卒送文

移平平殺之夜四鼓敵營呼曰知許殘兵不降何待平

旦敵酋舉鞭麾前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為二千遂與元

孫等皆被執會大雪敵退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衛史文

而贈平元孫官雍為治尚怨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詔

陝西轉運使明鎬募強壯備邊○以夏守贊為陝西馬步

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以韓琦為陝西安撫使時

利等州饑琦為體量安撫使琦至蜀逐貪殘不職吏寬

調上供物活饑民百九十萬而還適元昊反琦上疏論西

師形勢甚悉詔改元許中外臣庶言事西事日擾中

即命安撫詔改元許中外臣庶言事西事日擾中

即命安撫詔改元許中外臣庶言事西事日擾中

即命安撫詔改元許中外臣庶言事西事日擾中

即命安撫詔改元許中外臣庶言事西事日擾中



陝西馬丁酉詔樞密院同奉臣議邊事辛丑出內藏銀錢  
八十萬陝西市軍儲訪知邊事者丙午降德音  
至州縣罪及夏後是日改元去尊號三月丙子大風  
寶元二字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事

詔中外言關政○王駿陳執中張勳等言邊事大急而  
議事又多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  
不合故免

夏四月遣使籍陝西強壯及增補河北強壯軍○五月張

士遜致仕初西事方劇因簡輦官為禁軍輦官携妻子避

告家居諫官韓琦論士遜既不能自安上章請老至是以太傅鄧國公致仕宰

之地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至是以太傅鄧國公致仕宰相得謝自  
士遜始

以呂夷簡平章事○以夏竦為陝西招討使韓

琦范仲淹為副使○元昊陷塞門安遠承平等砦執塞門

以去六月以夏守贊同知樞密院事○增置陝西河東地

京東西五路弓手○秋七月郭植如契丹告將伐八月劉

渙如邈川命喻駟羅以夏守贊罷○以杜衍同知樞密院

事○九月以宋綬晁宗憲參知政事鄭戩同知樞密院事

○以晏殊為樞密使王貽永杜衍鄭戩為副使○李若谷

罷○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延州諸砦多為元昊所陷仲淹

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

禦之則官甲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

道也由是大關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將三千人

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

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

通鑑綱目卷六

十一



遠輸勞苦請建郡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  
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什之三他所減不與詔  
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承平等裝稍招還派亡元吳  
定堡裝通片埃城十二裝於是差漢相陸歸業元吳

三川等裝元吳寇三川若都巡檢楊保吉死之又圍  
堡冬十二月宋綬卒綬清介博學言動有常鑄當十錢

內藏縮百萬及常平緡錢助糴軍儲又命做  
淳化二年鑄當十錢法以銅為之權助邊費

慶曆元年契丹重春正月加喃廝囉河西節度使○詔

延涇原會師討元昊未行而罷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

攻守之策夏竦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

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眾不過四

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

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杜衍曰微律而成功非

州謀全計也帝不聽詔鄜延涇原同出兵進討琦遣洙趨

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則賊馬瘦人飢勢易制也且鄜延

密道靈夏西羗必遊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

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經略判

官田况亦請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即出兵邀擊或賊界謹

自守備不必先用輕舉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無患也帝

從二議由是中國之師卒不出塞尋詔陝西諸路總管司

嚴邊備毋輒入賊元昊遣人議和于延州范仲淹以書諭

之元昊遣隋將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不聞

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行請二月元昊寇渭州任福

敗績于好水川韓琦知秦州遣眾寇渭州薄懷遠城琦

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

管任福將之以取傳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



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出敵之後諸若相距才四十里道  
 趨德勝砦至羊峽險置伏要其歸路賊之尋三  
 近糧餉便度勢未可即擄險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  
 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戰于張家堡南斬首  
 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趨之福踵其後謀傳  
 數百敵棄馬羊索馳伴北桑憚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傳  
 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憚合軍進好水川與能家  
 川隔在隴山外觀英叱籠絡川相距隔龍山五里約翌日  
 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  
 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追奔至籠竿城北時元  
 吳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俟者言夏人有砦數不多兵  
 乃益進福與憚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峽隆城  
 五里與夏軍遇遂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  
 格戰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壘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  
 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礮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  
 夏兵四合憚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  
 至午陳動眾傳山欲據勝地俄而夏人陣中忽樹鮑老旗  
 長二丈許憚等莫測及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



十餘周河外始固知諫院張方平言豐州之陷將被俱被

斤而竦為主帥獨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也乃改判河中

分陝西為四路以陳執中知永興軍兼永興軍路經路安

撫招討使龐籍知延州兼鄜延路經路安撫招討使韓琦

知秦州兼秦鳳路經路安撫招討使范仲淹知慶州兼環

慶路經路安撫招討使自元昊反延州城焚掠殆盡龐

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帥師築招安

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王

信築龍安砦復於要害築十一城境內所亡地悉復之延

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羗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

約為鄉導事覺范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

詔書摘賞諸羗閱其人為為主條約諸羗皆受命自是始

為中國用矣人親愛之呼為龍圖子仲淹以慶州西

此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

訓道錢紳



其子純佑與... 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  
 向行至柔遠... 賊覺以三  
 萬騎來戰... 仲淹在邊純佑年方  
 金湯皆不... 仲淹在邊純佑年方  
 冠與... 仲淹在邊純佑年方  
 否由是... 仲淹在邊純佑年方  
 十一月置... 仲淹在邊純佑年方  
 箭手○有事... 仲淹在邊純佑年方  
 于南郊知... 仲淹在邊純佑年方  
 豕豺狼較... 仲淹在邊純佑年方  
 是吾心也... 仲淹在邊純佑年方  
 款文通其... 仲淹在邊純佑年方  
 十二月行... 仲淹在邊純佑年方  
 詔天下... 仲淹在邊純佑年方

倉

午壬

二年契丹重熙春正月復京師權鹽法  
 自元昊反聚兵西  
 師推貨務受... 契丹重熙春正月復京師權鹽法

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  
 表東為茲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為鹽二百二  
 至是復京師權法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粥者皆  
 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益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  
 增價出之復禁永興軍路十一州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  
 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入錢  
 若蜀貨易鹽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權云  
 二月初置義勇軍背為義勇字各營于其州給以奉廩分  
 審訓三月晁宗憲罷○契丹使蕭特來言關南之地  
 練主年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  
 及中國軒食欲棄繫取宋藩割瓦橋關以南于縣及晉陽  
 之地乃集群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靈所  
 悉宋人西征有年故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  
 矣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  
 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



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取故地且問  
 興師伐夏及河東必邊疏濬水潭增益兵戍之故而令諸  
 部會師幽州命大弟重元及蕭惠將之以臨南境聲言伐宋  
 夏四月富弼如契丹蕭特末至  
 呂夷簡奏知制誥富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託  
 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  
 不拜何也特末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  
 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  
 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  
 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  
 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上歸乞留之不報弼得命  
 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遂弼  
 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臣五月以太名府為北京  
 不憚勞柰何逆以官爵賂焉遂往  
 朝廷聞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議者請城洛陽呂夷簡  
 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益  
 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  
 遂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

真宗駐蹕秋七月任布罷。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  
 之所城焉

帝聞契丹將見侵命河北河東皆為邊備出內藏銀絹三  
 百萬助軍資置北平軍知諫院張方平以西北用師乞合  
 樞密院事王舉正曰判名宜不可不避乃改兼樞密使置  
 宣毅及保捷軍以美簡請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為宣毅  
 聽既而兩軍合二十餘萬富弼還自契丹六月契丹主  
 市人不可用而大為國費  
 言曰兩朝人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  
 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  
 為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而不獲舉兵  
 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漣流之役苟從諸  
 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  
 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居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  
 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  
 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



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  
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  
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  
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  
鴈門者蒲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  
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  
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  
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  
退劉大符曰晉主耻受金幣堅欲以地與人北朝所欲不  
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國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  
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  
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  
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一辱  
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  
姻可議耳弼曰婿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簡送不  
過十萬當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  
卿再至當

富弼復如契丹

帝復使弼

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  
來弼乃還入對具以白帝  
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待  
與吾事敗矣故視果不同馳  
還都以補時入見易書而行  
九月富弼暨契丹耶律仁先  
來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  
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  
厚幣遺我是懼我矣則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  
悔乎弼曰本朝無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  
已而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  
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  
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  
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  
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地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漢人  
副行官部署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  
至入對因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

富弼誓書

十七



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匹兩歲送至白溝和好復定元昊寇鎮

戎軍葛懷敏會師禦之次于定川師潰懷敏走死元昊遂

天掠渭州而去元昊數入寇掠雖勝而死創痍者相半

以怨之知延州龐籍上疏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約

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親信野利剛浪凌送乞元

凌令浪埋賞乞媚娘等三人詣青澗城種世衛乞降世衛

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青澗留使監稅出入騎從

甚寵而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為書置罽九中遺剛浪凌喻

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而致款剛浪凌笑曰種使君年

亦長矣何兒戲尚尔因嵩嘗中知渭州王汾涇原副總管

葛懷敏亦使僧法淳持書往剛浪凌乃使其教練使李文

貴持書至青澗報世衛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

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

舉入寇文鎮戎軍懷敏督諸若兵禦之保于定川元昊以

鐵騎薄之懷敏輕率昧於應變由是大潰懷敏與諸將驅

馬東南馳至長城壕路已斷敵周圍之懷敏及將校十四

人死焉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

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邠以東

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初

陳執中安撫京東與賓佐論當今名將共推懷敏獨駐泊

將郭達曰懷敏易與尔喜切微倖徒勇無謀冬十月梁適

他日必敗朝廷事至是執中始嘆服其言如契丹契

如契丹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耶律仁先等如契丹契

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且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十一月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韓琦范仲淹龐

籍為之置司涇州罷諸路經略使初翰林學士王堯臣為

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

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

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

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



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  
 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  
 慶以成首尾之勢季文彦博秦州滕宗諒慶州總之孫沔  
 亦可難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其策乃復置陝西路  
 安撫等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  
 益屯于涇以琦仲淹籍分領陝西之地復以堯臣為體量  
 安撫使徙文彦博帥秦滕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  
 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經略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  
 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四路並罷經略  
 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  
 重二人雖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羗來者推誠撫以泰山處  
 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天下稱為韓琦以泰山處  
 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  
 子直講石介有名山東師事之因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  
 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有是介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固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男  
 生皆不願

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帝  
 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  
 歲幣非巨本意特以方計元昊

三年契丹重熙春正月元昊更名曩霄上書請和西鄙用  
 帝心厭之欲招懷元昊詔龐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  
 復使文貴與王嵩以野利剛浪陵書至延州議和然猶倔  
 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  
 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使呼剛  
 浪陵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籍使剛浪陵當  
 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  
 名也於義無嫌朝廷從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  
 六宅使賀從勗與李文貴至延州上書闕下自稱男邦泥  
 定國兀卒上書父太宗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元卒即  
 吾祖也如可汗號籍不敢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  
 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籍因陳  
 便宜言羗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

三年契丹重熙春正月元昊更名曩霄上書請和西鄙用  
 帝心厭之欲招懷元昊詔龐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  
 復使文貴與王嵩以野利剛浪陵書至延州議和然猶倔  
 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  
 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而詔籍復書許之使呼剛  
 浪陵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籍使剛浪陵當  
 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  
 名也於義無嫌朝廷從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  
 六宅使賀從勗與李文貴至延州上書闕下自稱男邦泥  
 定國兀卒上書父太宗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元卒即  
 吾祖也如可汗號籍不敢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  
 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籍因陳  
 便宜言羗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



武進金縷紀卷六

七

張思謨刊

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 二月立四門學 三月以呂夷簡為司空平

章軍國重事 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

降手詔曰古謂髡可瘵疾今剪以賜卿因御延和殿召見

史軍國大事與兩府同議 以晏殊平章事兼樞密使賈

昌朝參知政事 召判蔡州夏竦為樞密使 以蔡襄歐

陽脩王素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 時增置諫官以蔡襄等

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

非難用諫為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

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脩

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聚

州脩亦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群邪因目之曰黨

人於是明黨之論起及仲淹日受眷注脩乃進明黨論以

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勢也然

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

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

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

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

而相益以之舉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子但

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

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

處得 夏四月邵良佐如夏州 賀從勗至都帝采龐籍言命

元張子奭王正倫等更往議且許封冊元吳為夏國正歲

三十一

訓導錢紳



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以元昊請和故召還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於用

兵將一切從之琦力夏竦至京師罷知亳州以杜衍為樞

密使諫官歐陽脩蔡襄等文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用力無之挾詐任數莖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

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累西師無

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去省邊起

拱辰前引裾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

入見台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無驛而馳

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後有左右為之地者

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而拜杜衍為樞密使

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亭上書萬言自辯乃徙

判并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

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

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

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

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

而又壽民豈難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

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

事必然敢為以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杜衍同

時登用而歐陽脩蔡襄余靖王素並為諫官夏竦既拜即

罷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

詩以頌諸賢而指夏竦為大姦詩且出其師孫復聞之曰

介綱目

十一

張思溫刊

自正月不雨至于四月遣使祠禱於嶽瀆群臣請帝親

為可罪也自正月不雨至于四月遣使祠禱於嶽瀆群臣請帝親

兩自正月不雨至于四月遣使祠禱於嶽瀆群臣請帝親

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

為可罪也自正月不雨至于四月遣使祠禱於嶽瀆群臣請帝親



素白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曰然則明日請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特命素扈從日甚織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耳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官而賜素以銀緡焉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詔諸路轉運無按察使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丞郎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廩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秋七月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官吏能否以聞詔從之

**月王舉正罷**御史臺舉李徽之為御史舉正友婿也格不行徽之訟曰舉正妻悍不能制如謀國何諫官歐陽脩余靖亦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八月詔**有相材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

**官曰赴內朝**從知制誥曰**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密副使**密副使**帝以歐陽脩之言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

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對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拜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為者仲淹皇恐退而上十言曰明黜陟抑僥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將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弼見帝言曰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脩政以誥納帝前帝使宰相論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遽故也弼乃受命時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之詔韓琦宣撫陝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矣



之曰韓琦性直琦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  
 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  
 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  
 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諱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  
 嘉納之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群盜張海郭鐵山等禁卒嘉  
 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脩廊延城障須敵悉歸所侵地乃  
 許和且陳西北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  
 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脩洛都密定討伐之計九月任

中師罷○冬十月以張昱之王素沈邈為都轉運接察使

富弼范仲淹請詔中書樞密二府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  
 既得人即委使自擇知州不任事者罷之知州擇知縣俟  
 政績有聞一二年方  
 更定磨勘百官法武常參官各以舊制文  
 務開劄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置  
 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  
 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  
 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

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  
 資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真  
 宗即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以勳階爵邑至是范仲淹富  
 弼以官冗由磨勘亟易至高位故獲蔭者眾乃令待制以  
 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  
 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負  
 有闕乃補少卿監以上遷  
 契丹北院樞密使蕭孝穆卒孝  
 官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契丹北院樞密使蕭孝穆卒孝  
 位高益畏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後皆忠直嘗語人曰樞  
 密選賢而用初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自蕭  
 合卓以吏才進位宰相其後轉効不知大體孝穆歎曰不  
 能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不平時稱為國寶臣

十一月上清宮火○更定蔭子法太祖初定任子之法臺

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  
 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  
 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廣至是范仲淹富弼  
 始裁損其制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



聖節奏蔭恩自是  
任子之恩殺矣  
十二月契丹改政事省為中書省

通鑑綱目卷六

九三

通鑑綱目卷第六





